



同一与他者： 里尔克与卡夫卡之争的 哲学阐释

Oneness and Otherness: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Rilke and Kafka

唐妙琴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同一与他者： 里尔克与卡夫卡之争的 哲学阐释

Oneness and Otherness: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Rilke and Kafka

唐妙琴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一与他者:里尔克与卡夫卡之争的哲学阐释 / 唐妙琴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308-18868-5

I. ①同… II. ①唐… III. ①里尔克(Rilke, Rainer Maria 1875—1926)—哲学思想—研究②卡夫卡(Kafka, Franz 1883—192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4324 号

同一与他者:里尔克与卡夫卡之争的哲学阐释

唐妙琴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李瑞雪

封面设计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61 千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868-5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为何是里尔克与卡夫卡	(2)
第二节 关于里尔克和卡夫卡的研究	(9)
第三节 进入里尔克与卡夫卡之困	(18)
第四节 里尔克与卡夫卡之后	(29)
第二章 欧洲精神危机中的里尔克与卡夫卡	(36)
第一节 欧洲精神危机与现代艺术之使命	(38)
一、布拉格的现代大师与另一个精神故乡	(38)
二、“贵族”里尔克的艺术理想及其反基督教性质	(42)
三、“犹太人”卡夫卡的犹太性及灵感之源	(47)
第二节 《司炉》之争始末：艺术的救赎与救赎的艺术	(53)
一、从《司炉》到《变形记》：放逐与受难	(53)
二、里尔克与卡夫卡之争：两种类型的生命	(59)
第三节 夜间的歌者：奥耳福斯与约瑟芬妮	(66)
一、“深深的午夜”：纽克斯之夜与耶和华之夜	(66)
二、归来的奥耳福斯与消失的约瑟芬妮	(72)
三、同一与他者：存在之家与救赎之路	(75)
第三章 死亡与他者	(82)
第一节 里尔克的死亡观	(83)
一、“腐尸”之后：“死神开花了”	(84)
二、向死而生：“奥耳福斯在歌唱”	(92)
第二节 卡夫卡的死亡观	(100)
一、“致命的疾病”	(100)
二、通往审判与救赎的死亡	(110)
第三节 “我”的死亡还是“他”的死亡	(119)
一、死亡中的虚无或陌生	(119)

二、谁能死去	(127)
第四章 奥秘之性与神圣之爱	(136)
第一节 里尔克的性爱观	(137)
一、性之“秘仪”：进入奥秘的中心	(137)
二、奥耳福斯与伟大的爱者	(143)
第二节 卡夫卡的性爱观	(148)
一、性之“魔术”与他者	(148)
二、通往救赎的婚姻	(155)
第三节 欲爱还是圣爱	(161)
一、里尔克的性与希腊神话中的原欲思想	(163)
二、卡夫卡的性与希伯来宗教的圣约传统	(166)
三、性爱之奥秘与神圣	(169)
第五章 将来之神或古老的上帝	(177)
第一节 里尔克的上帝观	(178)
一、“亲爱的上帝”	(179)
二、天使与奥耳福斯	(186)
第二节 卡夫卡的上帝观	(193)
一、“我们”的上帝	(193)
二、约瑟芬妮的救赎	(202)
第三节 将来之神或古老的上帝	(212)
一、里尔克的将来之神	(213)
二、卡夫卡的古老上帝	(217)
三、无限之体验或永恒之期待	(221)
第六章 奥耳福斯之歌与约瑟芬妮的救赎	(226)
第一节 亡灵与奥耳福斯之歌	(228)
一、死者的荣耀	(229)
二、“另一种宗教”	(231)
第二节 幽灵与约瑟芬妮的救赎	(235)
一、不死的幽灵	(236)
二、“一种宗教性的范例”	(240)

第三节 未识之神	(247)
一、超越或救赎	(248)
二、神秘与他者	(252)
三、现代神话抑或古老宗教	(255)
 第七章 历史与传统	(259)
第一节 里尔克作品中缺失的历史与他者	(261)
一、自我的冒险及其历史	(262)
二、消失的他者	(269)
第二节 卡夫卡作品中的历史与传统	(274)
一、敞开的历史	(274)
二、隐藏的传统与他者	(279)
第三节 在历史中肩负传统	(283)
一、历史中的自我	(285)
二、传统何为	(288)
三、同一与他者的历史之境	(291)
 结 语	(301)
参考文献	(304)
索 引	(315)
后 记	(320)

第一章 绪 论

“诗人中的诗人”里尔克与“作家中的作家”卡夫卡是同乡,也是同代人,关于那个时代,他们最深的忧惧是当代人似已熟视无睹的“一种超感官根基的缺失”^①,伴随达尔文、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的深入人心,物理学、生物学领域与工业科技的发展和传播,现代文明大都市竞相闪亮登场……西方世界在短短几十年喷涌而出的时代潮汇成一部震耳欲聋的现代迷狂交响曲,自由与信念、反抗与秩序、欲望与痛苦在希望与绝望中撕扯着西方文明苦心编织的面纱,几乎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出现了以下几部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经典:艾略特的《荒原》(1922)、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1922)、卡夫卡的《城堡》(1923)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或许也该把稍后出版的瓦雷里的《海滨墓园》(1926)亦列入其中。这几部关于欧洲之衰危的作品所传递的精神阵痛及对新生的渴求激烈而沉重,西方文明哺育的现代心灵试图将根重新扎入古代世界的思想泉源,其作品鲜明的时代性与复古性、批判性与神秘性并行不悖、相互交织。他们对西方文明共同体的裂痕之预感并随之而来的灾难意识,及各自对古老神话、古代宗教与早期神秘主义哲学的汲取,使得这几部作品成为西方世界现代性进程中的灯塔式标志,其艺术创造力及批判性、救赎性之交互与突破引人入胜,堪称世界文学经典。

在西方思想史上,希腊哲学的主体(理性)精神与希伯来宗教的救赎(启示)传统之交会被视为最富意义也最具挑战性之篇章^②,而在希腊神话尤其是奥耳福斯(Orpheus)教^③的灵魂净化说与希伯来宗教的弥赛亚救赎论之间则是一场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对话和交锋。德国近代思想尤其凸现了

① 弗兰克:《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新神话学讲稿》,李双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② Martin Good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ewish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62.

③ 奥耳福斯教与狄俄尼索斯神话之间有很深的渊源,两者都有相似的经历:经过地狱、被撕碎并通过撕碎获得永恒与神性,在历史中两者汇合,可相互指代。参见吴雅凌编译:《俄耳福斯教辑语》,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1—63页。

希腊奥耳福斯教与希伯来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天主教)的交汇及对话,无论是歌德、谢林、荷尔德林还是尼采(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等),都试图在希腊神话与基督教思想之间寻找一种更为综合与开放的立场,以期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做出某种深刻的同一性预示甚或整体性的革新。与艾略特最终皈依基督教信仰,乔伊斯重拾希腊神话精神以及瓦雷里对早期希腊神秘主义哲学的回归不同,里尔克与卡夫卡的创作之微妙、丰富与复杂在于他们并未完成向各自倾慕的希腊神话与希伯来宗教传统的回归,他们的创作呈现了两希传统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的复杂交会与内在冲突,而这一点似乎未引起学界充分的注意和探讨。

第一节 为何是里尔克与卡夫卡

里尔克与卡夫卡的作品都异乎寻常的晦涩却又保持着惊人的生命力,限于篇幅,我们仅看 1946 年这两个事件:1946 年诗人斯宾德(Stephen Spender)在 BBC 讲话中指出,里尔克的诗歌对绝大多数英语诗人来说与艾略特同样深刻。事实上,在里尔克逝后短短二十余年中,英美文学界深受其影响的诗人就有奥登(W. H. Auden)、森尼(Sidney Keyes)、阿伦(Alun Lewis)、艾迪(Edith Sitwell)、斯宾德(Stephen Spender)、塞希尔(Cecil Day-Lewis)、胡戈(Hugh MacDiarmid)等人。^①这一事实几乎应验了茨维塔耶娃的预言:“您是未来诗人们的一道难以攻克的课题,在您之后出现的诗人应当是您。也就是说,您应当再次诞生。”^②同样是 1946 年,《纽约时报》书评中卡夫卡的名字被列在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等人之前,即第一位。很多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家都视卡夫卡为自己的精神先驱,西蒙(Shimon Sandbank)在其专著中详述了卡夫卡对萨特、加缪、格里耶(Robbe-Grillet)、贝克特(Beckett)、尤内斯库(Ionesco)、博尔赫斯(Borges)以及艾农(S. Y. Agnon)等人的具体影响,还有 20 世纪 30 年代反法西斯文学以及美国现代小说与卡夫卡小说之间的紧密联系。^③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里尔克与卡夫卡各自葬礼上的赞誉之词直至今日仍然成立:里尔克被认为“总

① Karen Leeder and Robert Vila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ilk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92.

② 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文集·书信》,刘文飞、万海松等译,东方出版社,2003 年,第 416 页。

③ Shimon Sandbank, *After Kafka: The Influence of Kafka's Fic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9.

是转向那些永远无法表达出来的真理”，他的生活和作品具有“无价的、不可思议的一致性”^①；而卡夫卡则被称为“内心真实的狂热追求者”“令人惊叹的天才”，更为关键的是，这篇卡夫卡葬礼上的演讲被认为指出了卡夫卡作为一个作家最具决定性的特质，即卡夫卡“完全始终如一的人生和艺术家本性”^②。我们不得不说，这两位现代大师追慕的“真”与“始终如一”的人生和艺术使命之“一致性”，如今仍拷问着每一个试图走近他们和他们作品的人。

里尔克与卡夫卡作品之难解是文学界的“公案”，叶廷芳说过：“奥地利的现代主义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文学与哲学的交融（或联姻）。 ”^③ 维特根斯坦在感叹奥地利的优秀作品特别难懂时将其原因概括为：“它们有着更微妙的含义蕴藏其间，并且在表达真理时从不倾向于或然性。”^④可以说，这种文学与哲学的联姻、既“微妙”又“从不倾向于或然性”的特质在里尔克和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达到了巅峰，他们的作品均体现了艺术与真理一体化、瞬间经验与绝对永恒相连的特质。里尔克说：

美与真正在靠拢，这在以往任何时代都未发生过。^⑤

而卡夫卡同样发现思想与艺术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我认为一个由生气勃勃的思想统治的世界是可能的，在这个世界中，艺术占有我从未听说过的，但却本应属于它的地位。^⑥

里尔克与卡夫卡创作的这一特质使得不少研究者对他们作品的解读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茨维塔耶娃曾如此断言：“从部分看，从被割裂的状态看：浪漫主义者的里尔克，神秘主义者的里尔克，神话创造者的里尔克，等等。但是请你们试试把握整体的里尔克吧！在这里你们所有的洞察都是苍白无力的。”^⑦而利玛关于卡夫卡研究的评述则是：“……所以出现了一个弗洛伊德主义的卡夫卡，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卡夫卡，一个宗教徒的卡夫卡，以

① 普拉特：《里尔克传：鸣响的杯子》，张兴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73页。

② 史塔赫：《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董璐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75页。

③ 叶廷芳：《卡夫卡与二十世纪德语文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④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笔记》，许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⑤ 里尔克：《里尔克散文》，叶廷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⑥ 默里：《卡夫卡传》，郑海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208页。

⑦ 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文集·书信》，第422页。

及一个革命者的卡夫卡，等等”，是因为研究者们都“忽略了卡夫卡作品本身那种独特的紧张性和叙述中的具体性”。^① 西蒙(Shimon Sandbank)也指出，诸多卡夫卡的追随者在学习或模仿卡夫卡某一方面的特点时几乎都错过了卡夫卡作品的更深内涵。^②

直至今日里尔克的诗歌和卡夫卡的小说仍在宗教、诗歌、文学理论及其他艺术领域吸引新的研究者与追随者。当代的新纪元运动在里尔克的诗歌中找到了冥想的范本，而卡夫卡的作品在经历犹太教、基督教、新批评派、左派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想派别、理论体系“摩擦”或“分解”后依旧宛若新生，晦涩难解。在如此丰富、略显庞杂的“解读史”面前，我们不禁要问：两位现代大师的作品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在向人传达什么信息么？是否存在我们可能明确展开讨论并取得共识的问题？

国内外已有的里尔克与卡夫卡的研究理路纵横交错，如何检视由各种理论或流派“产出”的观点，并重新认识两位现代大师及其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里尔克在诗歌艺术中寻求与验证着代替传统基督教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提出里尔克甚至“是在十分严肃地要求作一个宗教创始者的权利”^③。诗人奥登对里尔克的认识与霍尔特·胡森的判断相似：“他愈来愈把自己看作上帝，一个从虚无中创造了自己内心世界的上帝。”^④与里尔克的伟大抱负相似，卡夫卡试图使自己的文学事业成为“一种新的犹太神秘主义”，因此他很清楚其中包含的巨大挑战：“这要求一位多么不可理解的天才啊，这天才重新将他的根插进古老的世代，或重新创造这古老的世代……”^⑤柯恩(Stephen Kern)指出卡夫卡试图“重新修正关于上帝之神圣空间与人的世俗空间的传统区分”，即“价值空间不再通过传统的教会或神圣文本来决定，而是通过富有创造力的人之努力”。^⑥毋庸置疑，

① Luiz Costa-Lima, *The Limits of Voice: Montaigne, Schlegel, Kafka*, translated by Paulo Henriques Brit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8.

② Shimon Sandbank, *After Kafka: the influence of Kafka's fiction*, p. 151.

③ 霍尔特胡森：《里尔克传》，魏育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79页。

④ Karen Leeder and Robert Vila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ilke*, p. 16.

⑤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六卷，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40页。（笔者通读了这套十卷本全集，对照作家出版社2011年的《卡夫卡文集》四卷本，发现十卷本全集中部分译文不够简练、清晰，部分引文在保证基本意思不变前提下略有改动，引文标注按改动后接近的中文版本标示。另外在选读部分英文的日记、书信中发现中文版本有部分删节，故本文中有几处日记采用英文引注，不再赘述）

⑥ Stephen Kern, *The Modernist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80-81.

里尔克与卡夫卡这两位现代大师的创作自始至终伴随着与传统信仰的紧张对话,纵观两位现代大师的创作经历,他们关于现代人困境与超越性可能之探求几乎包含了后来整个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基本因素。可以说,他们的创作最大限度地凸现了西方两希传统在现代历史性境遇中的更深交汇与冲撞之复杂情形。尼采将“上帝之死”定为现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即现代性启蒙进程后虚无主义的蔓延,而在尼采的反基督教思想以及通过狄俄尼索斯神话宣告的新复兴中,已经预示西方世界新的命运与悲剧的诞生。比较里尔克与卡夫卡的创作以及包含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极具意义的联系与冲突,这些联系与冲突源于他们对传统宗教的反思以及不同的努力方向,两位现代大师的创作之路及其分歧甚至已表明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及基本内容。

里尔克与卡夫卡都深悉尼采宣告和开辟的新的精神空间,尼采笔下那位呼喊“上帝死了”的疯子因为独自寻找上帝而疯狂,他留给后人的唯一遗产与使命就是他独自面对的虚无以及如何克服虚无主义。^① 胡戈认为,“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文学获得的任务”就是“在奇幻和灵晕之物随着上帝之死而趋于消失时施以补偿”,也即“一种在普遍去魅的条件下以艺术品来拯救神圣物的巨大努力”。^② 里尔克与卡夫卡之时代性与超时代性并存在于: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意识到时代的精神危机及其包含的艰巨使命,他们的创作如同一场独自潜入“神圣黑夜”的伟大冒险,两位现代大师都有鲜明的先知意识与重建世界秩序的形而上渴求。对于里尔克的思想抱负,金德的以下评价比较准确:

除非以两个世纪以来这场异常激烈的世界观的斗争为背景,人们才能正确地评价里尔克。这场斗争以教会的危机开始(早在 18 世纪),随后是基督教的危机,接着是西方 2500 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信念的危机:对上帝、灵魂和一个永恒世界的信仰危机。诗人里尔克在此要求中止。他重建了虔信之人的荣耀,他使自己成为不可取消的前奏曲的辩

① 尼采的“上帝死了”并不等于上帝不存在,海德格尔对尼采的“上帝死了”之言的剖析值得参考,他论证疯子喊的“上帝死了”事实上应被理解为“我寻找上帝”,疯子因寻找上帝而绝望、疯狂,所谓的“正常人”则早已失去寻找的力量与希望,海德格尔由此导出西方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下》,第 763—819 页,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

② 胡戈:《现代诗歌的结构: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第 67 页。

护士……^①

里尔克试图中止欧洲的精神危机，并视自己为重建神圣之荣耀的先行者，同样的，卡夫卡也将自己放在时代决定性的转折点上：

我拼命汲取着这个时代的消极因素，当然，这个时代同我非常亲密，我无权与之抗衡，却似乎有权进行描绘……我要么是一个终结，要么是一个开始。^②

终结，抑或开始，卡夫卡认为自己不得不成为时代甚或世界的新的起点。所以，里尔克与卡夫卡在谈到自己必须担负的时代使命时都使用了“先知”一词。里尔克告诉友人：

我的工作也许只还有一个意义和使命，那就是越来越公正和独立地……也许越发先知般地……朝着这个方向，即以生与死的同一为前提，以便这种同一逐渐得到证实。^③

与之极为相似，卡夫卡以“先知的任务”作为自己创作的唯一尺度：

诗人肩负这样的任务：把孤立的、会死亡的东西引导到无限的生命中去，把偶然的東西引导到有规则的境界中去。他肩负着先知的任务。^④

“生与死的同一”，或者“无限的生命”，对里尔克与卡夫卡而言，他们不得不成为时代的先知，将奥秘之事和生命法则传达给这个短暂、失序的世界。

两位现代先知的使命震撼人心，他们的主旨正是古老的希腊神话和希伯来宗教聚焦的基本问题：生与死，神与人，无限与有限。我们看到，里尔克与卡夫卡如同古代世界的圣徒一般完全献身于他们的先知使命。凯斯利（Kathleen）和柯玛（L. Komar）认为有一种东西一直支配或支撑着里尔克动

① 里尔克、勒塞：《〈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林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② 默里：《卡夫卡传》，郑海娟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6年，第207页。

③ 里尔克：《里尔克精选集》，李永平选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03页。

④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五卷，黎奇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75页。

荡的漂泊生活：

他的变动不居中唯一不变的是他对整体性、超越性的追索。^①

同样，西蒙对卡夫卡作品的认识也如此：

……完全拒绝使自身寄于任何主题之下，卡夫卡的作品是由一种不可否认的形而上激情主导的。……卡夫卡的故事抵制任何主题式的推行这一事实乃基于它们都是形而上意义的，即试图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②

里尔克与卡夫卡对超越性、整体性的共同追求在他们的创作中无疑是最关键性的精神力量，安东尼(Anthony Stephens)在解析里尔克诗歌中体现的人类处境与超越模式时也有论及，他在最后一章《通向里尔克之路》中指出：“里尔克与卡夫卡都呈现了一个完全神秘的、迷宫般的世界，人们无法从他们作品中得出任何最终的确定性(final certainty)……但是这些作品不是自我封闭式的混乱……尽管里尔克的作品不能简化为连贯性的论述，但他的诗歌对很多人来说确实具有某些确定的含义。”^③本雅明说过，“迷宫是犹豫不决者的故乡”，在卡夫卡的《审判》《城堡》等作品中，读者身临其境，却不知何处。里尔克与卡夫卡极力呈现的精神迷宫整体上不可捉摸，具体部分或细节却无比清晰、透明，如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读者在其中始终能感到来自幽暗或光明的莫名力量吸引和催促前往。里尔克与卡夫卡的每部作品几乎都带着一个濒临坍塌的世界特有的精神烙印，其晦涩与力量源于他们共同面对的使命之艰困与沉重，在他们焦灼、幻灭与祈求汇合的多声部中，读者似乎听到各自的叹息与希冀。

里尔克与卡夫卡都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④，但同时又必须是一切，他们始终面临同一个恐慌，即“这个世界忘记了，不管它怎样运行，自始至终它

① Karen Leeder and Robert Vila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ilke*, p. 16.

② Shimon Sandbank, *After Kafka: the Influence of Kafka's Fiction*, p. 4.

③ Anthony Stephens, *Rainer Maria Rilke's 'Gedichte An Die Nac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14.

④ 里尔克：《里尔克精选集》，第331页；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四卷，高年生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296页。

都被死亡与上帝所超越”^①。现代先知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赋予自身的先知使命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可以说，他们一生的创作之路就是对这种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不断验证。而让人感喟的是，两位现代大师对这一先知性的创作事业最后的自我评价亦惊人地相似，他们对创作中难以化解的矛盾及人类精神之边界的洞察更引人深思。里尔克在1925年10月31日致信终身恋人兼知己莎乐美，述说他活着似乎就是为了这最后的两年，因为他愈来愈陷入恐怖：一场“自找的灾难”，一个恶魔般的妄想，一个“荒谬的企图”。他也称之为一种游戏，那些卑劣的魔鬼们正在和他玩耍：

这是一个可怕的圈子，一个有着邪恶魔力的圈子。我被围起来，就像被围在布罗海爾的地獄圖里一樣。……我受夠了！真不知道，我應該怎樣活下去……^②

他在臨終前最後寫下的這首《來吧，你這最後的……》的詩中，留下了最後的結論與追問：“生命在我之外”，“這燃燒的人，難以辨認，還是我么？”^③里爾克留下的遺囑中除了鄭重感謝各位友人的幫助外，還有最後一句話是：“但是，地獄！”^④而卡夫卡在1922年7月5日寫給終身摯友布洛德的一封長信中，如此總結自己從事一生的寫作事業，毋寧說這更酷似一場嚴酷的自我審判：

寫作是一種甜蜜的、美妙的報償，……那是為魔鬼效勞的報償。那就是自感墮落趨附黑暗勢力，那就是給生來就被捆住的邪魔惡鬼解開鎖鏈，那就是同魔鬼們的大成問題的熱烈擁抱……^⑤

卡夫卡的結論與里爾克一樣絕對：“通過寫作我沒有把自己贖出來”，“靈魂顯然已經遺棄了那真正的我”。^⑥最終，生命或靈魂於兩位大師而言，如同未得之地，遙不可及，似乎他們為之傾盡一切卻沒有得到真正的報償。

里爾克與卡夫卡的臨別之言帶著難以言說的沉重與寒意，他們相似的

① 里爾克：《里爾克精選集》，第703頁。

② 莎樂美：《萊納·瑪麗亞·里爾克》，王緒梅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5—69頁。

③ 里爾克：《杜伊諾哀歌》，林克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3頁。

④ 莎樂美：《萊納·瑪麗亞·里爾克》，第165頁。

⑤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四卷，第112頁。

⑥ 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四卷，第123頁。

先知性使命及相同的使命之终,留下一个宿命般的难题:在他们之后,人们如何继续写作甚或前行?这个问题与大屠杀后如何重新讨论人类的前途与希望、道德与良知具有相似的挑战和意义,这也是笔者将这两位现代大师放在一起比较研究的初衷。

第二节 关于里尔克和卡夫卡的研究

作品的意义如何在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阅读中渐趋变化甚至丰富是个比较复杂的现象,里尔克与卡夫卡的作品在各地的接受史见证了它们如何跨越文化、超越时代精神成为后人不断阅读的现代经典。梳理众多研究者对两位现代大师的解读与评价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也应成为我们理解这些作品的必要参照与借鉴。

关于里尔克的研究,尼尔森·埃里克的《对里尔克之奥耳福斯身份的解读》和朱迪斯·瑞安的《里尔克,现代主义与诗歌传统》是两部对里尔克诗歌做出细致而深入评述的专著,前者对里尔克创作中的自我身份确认做了深入分析,指出里尔克诗歌中取自希腊神话的奥耳福斯和纳卡索斯这两个神话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象征,并且在其创作各个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他指出,里尔克在使这两个人物脱离传统的神话模式同时又试图恢复传统的神奇能力,并以此来揭示现代人自身的使命。^① 瑞安的研究则从诗歌传统出发解释里尔克的创作以及和作品相关的西方诗歌的思想传承,并揭示现代主义起源的问题。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普遍性的误解做了澄清,比如关于被神化的里尔克之灵感问题,瑞安指出,要真正理解里尔克的诗歌艺术,必须将里尔克的创作与整个西方现代诗歌传统联系起来,不孤立地看他的作品,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② 几乎绝大多数研究者都针对里尔克作品或创作中的某个具体主题或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有几位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对话与讨论的路径,比如,库什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圣像艺术对里尔克诗歌之路的影响来分析其创作^③,格罗兹则从里尔克如何在创作中处理主客体关系,诗歌语言特点及天使的作用,来分析里尔克

① Erika M. Nelson, *Reading Rilke's Orphic Identity*, 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② 瑞安:《里尔克,现代主义诗歌传统》,谢江南、何加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③ Jenifer S. Cushman, "Beyond Ekphrasis: Logos and Eikon in Rilke's Poetry", *College Literature*, Vol. 29, 2002, pp. 83-108.

作品的内部结构^①，等等。

关于卡夫卡的研究在国外早已是一门显学，卡夫卡的作品几乎成了各种现代理论与主义的必争之地，甚至完全相反的立场与认识都会将卡夫卡的作品归入自己的思想阵营，卡夫卡那些能够引起“无穷无尽”的解释的作品几乎成了各种立场和流派争论的“基地”。暂以一个相对还算“新”的著名争论为例：德里达关于《法的门前》的论述似乎已经终结了这部作品关于根基或内在性意义的信念，而西蒙指出德里达对卡夫卡这部作品的解构是通过将卡夫卡寓言的重构而体现德里达自身的解构观念，也就是说，卡夫卡的不可言说并非作家本人与其作品或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不可读性（unreadability），而是卡夫卡作品自身的不可解释性。西蒙认为真正的解构在小说中牧师与K的对话中已经完成，卡夫卡的解构不同于任何当代的解构理论，他从中心就已经使各种明确的哲学判断完全失效，这是一种排除了任何主题的材料，而非语言对思想的侵袭。^② 在卡夫卡研究中各派理论争论之情形大抵如此，当某个创造性洞见看似终结过去的争论时，很快就出现另一个与其对立或质疑的声音来推翻其结论，而双方所持的理由似乎都难以辩驳，人们很难在这两种见解之上产生新的第三种可能驳斥两者的见解。即使不少研究者是站在看似彻底矛盾的立场来对待卡夫卡的作品，他们的思考都已丰富而非拦阻我们对卡夫卡作品的认识，我们大可不必在各种见解中“提炼”某个答案，不如任凭它们导向可能的讨论与对话，寻找认识卡夫卡及其作品的新的通道，给后来者留下更好的问题，而非答案。这也正是卡夫卡和他的主人公们所做的事：不向任何人包括自己提供答案，而是通过各种逃亡和突围使世界的面目在其中渐渐展露，使自己和他人不得不深入真正的困境与挑战。

在众多研究卡夫卡的专著中，值得注意的是奈尔（Allan Neil）的新著，他从布伦塔诺的哲学思想来剖析卡夫卡作品的内部结构与艺术特征。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思想强调事物的呈现本身而非被呈现的事物，这种拒绝主体的内省而关注思想本身的结构，同卡夫卡在写作中运用的手法有相似之处。这部专著从解释学到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脉流来探讨卡夫卡的写作，让我们

① Emily Grosholz, “Angels, Language and the Imagination: A Reconsideration of Rilke’s Poetry”, *The Hudson Review*, Vol. 35, No. 3, 1982.

② Shimon Sandbank, *After Kafka: the Influence of Kafka’s Fiction*, p. 151.